

譚故
書餘

金

金陵芳野先生著

陵

文

抄

坤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702

2



文庫 11
A 1702
2

柳田泉文庫

長松田
圖書印

譚故
書餘
金陵文抄坤之卷

芳野金陵著

釋日正輯

棲志樓

鈴木維清傳

天生黎庶寄人主以二事曰養曰教人主舉而委諸
稅官以保其庶焉幕朝列藩通稱之代官漢宣所謂
與我共治者蓋是歟其仁暴民生禍福關焉國祚修
短繫焉雖官小秩畀而其為任也重且大矣如侯霸
之於臨淮呂諲之於荊州頌其遺愛者久絕影鄉音但

譚故書餘下

如田中代官鈴木維清其庶乎維清通稱忠吾右衛門世仕田中忠毅方外長於牧民行之以忠誠是絕無而僅有者豈可不重哉其所管緣瀨戶川者苦砂礫深而水滲漏且淋潦為沴則拔隄防捲禾稼而去一望蕩然不留寸禾矣維清獻議掘隄畔數尺去砂礫實填以鞏固其底又割防心嵌以糯米土種之篠蕩岸崖堅實永得免旱澇焉後受任北總民數願留侯不允及其上程蟻附轎下而泣北總之地其俗奢侈健訟頗稱難為治有一豪猾貢諛遺賂前吏皆被

宥除曰正
性嚴氣其
言凜如動
人

又曰養教
雙舉自是
代官中之
罕有者

其籠絡箴制維清就任之初屢召加戒諭弗改後犯法縛而下獄請託權要殆致反噬維清綽然曰人臣寧有公辜無私罪身可死法不可屈侯可其讞於是姦徒聳懼眾服其剛直因洗弊蠲蠹嚴禁苞苴新開言路建議立救荒之制屢穿芒屨巡視賞勤警惰教之以倫常之重察五土之性示糞培之宜民因以奮勵樂業健訟之風稍改旁近之吏至有效其治法者邑有地形窪下久不登者維清設法瀾而洩潦積年萑葦菱芡之區一朝致曠穰民欣喜畧鯉呈謝維清勃

又曰循吏
傳中不可
無斯人又
曰此是瓊
事耳然足
以觀其為
人作者之
所以縷述
不厭

怒曰苞直嚴禁汝何敢然叱而卻之乃捆芒鞋十兩
奉之曰霜路泥塗得供巡視之用幸甚維清欣如喜
曰此是真實好意如頂上謝之其廉收撲率蓋如此
北總代官頗稱脂膏地凡吏茲土者靡不厭飲維清
則舉家菲食惡衣馬骨恒高人以為有古良吏之風
矣其來都邨必過我廬談話莫非養教之術者至於
忠孝節義事感激淚下維清武藝兼諸般又善國雅
夫妻子母皆好之暇日必團藥聚首言志以樂其風
致韵度毫無俗吏之態真今之古人也哉使之或受

任幕朝若大國驥足可以展而其事業止于小藩不
得以千里稱豈可不惜哉夫損上益下大易之無象
也本固邦安先民之雅訓也然而暴政橫斂亟然
事賸削招益而損來戕本而枝瘁不知悖入之貨必
悖出之理者何世無之人主之所以舉二事之重而
委之於我者其惡在甚矣民之不幸也維清之風大
有足激厲此徒者因叙其事而傳之且以充後之傳
循吏者之料云

孝子二郎傳

宥陰曰母
氏苦心如
此所以變
為孝子

二郎信濃水內郡富竹村農夫也幼而孤獨與母居
長而無賴不事生理好賭母數規弗聽後從才吉者
游遂約為義子才業富賭者也居相違里餘山徑盤
回下臨深溪樹竹蔽焉熊狼窟焉稱為畏途二郎每
夜往博母甚危欲痛懲之嘗使人扮屬鬼隱墓間及
其過突然出二郎十七膽氣無人直進捕之其人告
以實二郎又手抵頭飲泣久之曰噫嘻母氏憂慮一
至於斯乎自今而後吾必絕意于博懋服農事以贖
前罪願為善謝母氏乃拉而還告以其言母大喜明

宥陰曰虛
叙處有色
慤

日火賭具告絕才吉痛自克責疊々力作不倦二郎
家素貧加以負債窮入骨髓至冬無被褥乃脫衣被
母身蒙藁以寢慨然嘆曰凍餒母氏非人也懺奮益
切窮日之力而耕夜則捆鞋索綯功常倍人以故未
出數年家道稍裕口體之奉無缺怡愉盡歡鄉父
兄之戒其子弟也曰爾曹決勿如二郎指目以為阻
今則曰爾曹如二郎則於吾足矣引以為勸夫見不
善則遷有過則改學士大夫尚且難之今二郎深山
一農夫目無丁字而一旦感激回光內照其改之也

譚改書餘下

又曰引易
象有力大
是感動人
心

勇銳果決如風雷然不特善補前行之惡孝亦至此
鄉曲可敬哉作易象者觀風雷之象曰見不善則遷
有過則改予於二郎見之二郎今三十左右矣予聞
之其鄉人偉其事因記以戒世之陰結遂志其有過
推託不果改者併以自戒
宥陰曰聞人有片善輒記之以傳世是叔果家法
此傳尤足為警戒謹寫一本示諸子弟以廣叔果
之仁季冬旬三
孝子宰助傳

孝子宰助陸與某郡五戶村農夫也氣力兼人惡
已甚苟有非理冒觸盛怒折之不服不舍有人使酒
無行一日揮刃嚇人路上蹂躪老弱號呼宰助聞之
大怒執手竭蹶而趨徒搏奪刃歷而跨且責且打兩
拳并下其人失色乞活曰誓斷飲改行乃戒喻放之
後卒為善良其勇悍惡々概如此而孝順出性平素
事父也和愉温之婉順如婦女方其勃怒謹人人竊
往請其父々一言及之忽然氣廢蹶然起敬隣里因
稱之曰鄉曲之男勇不如宰鄉曲之女順不如宰々

甚嗜酒以其勇悍父常危焉為立之限嗣後每飲興
 將至而限已竭矣或勸更少進掉頭不肯父好遊步
 及老患痺宰為築山鑿池畜鱗及樹花木以供日夕
 之豫時或負以追花月賽神佛遇人輒獵新話弋異
 聞告語以慰之往田必報曰往某田執作必報曰作
 某事身雖在外其心憧々未嘗不在親左右也妻子
 或欲賽神佛喻之曰家尊即神即佛敬之而足矣不
 必要別禱神與佛也凡闔家禍福一係于家尊意思
 今家尊老忠養不可不豐厚也若或不幸即世香花

息新曰可
 以徵孝順
 出於性矣

何可餐妻子亦能承其意敬養兼到家門穆如也一
 日父慘然曰汝言遜色順予甚安焉唯傷老而不死
 多累汝夫妻且家素貧罄而甘旨相繼母乃夫妻剜
 心瀝血所得耶泣與言下宰助感然惕悚曰吁家尊
 何言之過也朝夕以急於作業常懼奉養菲薄耳兒
 本無它願家尊修齡永承懽膝下是無上至樂也幸
 此年豐收家道頗裕蓋亦天之祚家尊爾因竊借金
 其隣出示曰此給用之餘贏藏以充不時之費自今
 而後幸勿為過慮也父大喜以為信然膳益致其脆

又曰用意
 周密問有
 餘曰有若
 何以加於
 此

而宰助之窮益入骨矣傳曰孝子之於親養可能也
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今宰助
之事親如二難則既已能之何曾缺一難哉吾又聞
之士人父今過八旬宰助垂五十矣干嗟乎五十而
慕吾聞其語今見其人洵足以稱人瑞也夫乃叙所
聞士人以傳之

女俠鎌倉傳

鎌倉名於甞上總市原郡池和田村農夫女也幼喪
怙恃又無兄弟為親姻所育容色婉麗慧而勇能屈

於理及長親姻為納婿堅拒曰妾不忍以庸夫為天
強之乃投鎌倉尼院以絕之居數年還鄉人因稱曰
鎌倉有非理觸犯者赫怒以義折之弗屈弗吝恒帶
刀自稱女俠鄉里畏忌側目避之一日過牛久驛適
惡少數輩聚飲招而飲之將謝去一人舉滿進曰阿
孃善飲請飲之乃飲其人搯手曰善飲吾杯毋乃有
情乎鎌倉大怒曰咄奴輩無禮汝不知鎌倉歟毛髮
豎目皆裂惡少畏怖遂巡謝罪後屢招獄多方誣之
而據理不屈每得明替邑正厭苦竟幽之土室會霖

又曰假以
鼓舞報效
志人誰無
羞惡之心
讀此傳者
或奮曰可
以有鬚乎
如無鬚乎
文之不徒
作也
宥陰曰濟
物之仁清
世之鑒未
見似者

兩大降水澆填害終以溺死年四十左右云池和田
有墟相傳里見氏之將其所居為北條氏所陷鎌倉
家在其下幼而聞其事後在尼院閱讀野史益悲里
見氏不祀每泣謂鄉人曰州民誰非里見公臣民之
曹國亡三百余年無一人思興繼何也夫立功於
國家以請立後實至難事然竟無其時機哉傷矣不
幸生為女也雖然苟有時有機吾決不以無鬚後人
矣聞者笑以為狂往年米艦之突入浦賀房人某嘯
聚鄉勇以待膺懲之命欲建功以請立里見氏之後
上

又曰假以
鼓舞報效
志人誰無
羞惡之心
讀此傳者
或奮曰可
以有鬚乎
如無鬚乎
文之不徒
作也
宥陰曰濟
物之仁清
世之鑒未
見似者

則鎌倉之墓木既已拱矣鎌倉之事何足論方今天
步艱難見利忘義俯仰依違恬然苟安毫無報國之
志者果何心哉噫亦耻鎌倉遠矣

垢道菴傳

道菴不知何許人僑居江戶神田豐島街無妻子無
僮僕躬執薪水怡然自安性間淡精於醫術富人乞
治辭而不應貧困者則竭蹶赴之同街有藥舖善視
之凡藥資之至不發封不照數直委之藥舖隨時取
給未嘗問計算或有不謝者毫不經意貧賤寒暑摺

潭收書餘下

亦是濟物之仁

亦是濟物之仁

亦是濟物之仁

金就柳原浮鋪擇適軀者而買之抱所脫故衣途次視乞丐老病者與之出入寢起惟一衣以故恒極垢敝綻裂頭罕剃如栗殼然洗浴動逾時月一搯皮膚塵垢滿爪人目曰垢道菴々々聞之笑曰善因自稱垢道菴時遊妓館必買醜貌不售者命酒散奏歌舞及興酣曰足矣樂何可極不入房而去或有刺金賃輜亦必於老夫往五六町下輜曰輜不如步也與錢辞多喻曰步則我便約何可違投而去暮年名噪大都一日有行脚僧來曰同伴者途而罹篤疾投養增

又曰宛然德本風致

上寺支院曰獲服先生之藥斃不憾幸診道菴曰諾明日臂藥囊而往僧祭衣莊飭延之坐謝曰僧正疾百方無驗久聞鴻名欲獲一診然招之恐不來以故吾儕誘致之爾幸恕之道菴憮然濕笑曰我療高貴未嘗破例診之乃診曰是非死病可為也乃作劑衆大悅厚待之及還命輜道菴掉頭曰去之自臂藥囊步歸後果癒厚謝之且問所欲不答僧正竊喻街長曰翁老矣或有疾病窮乏必報居數年罹疾乃報數存問加餽珍差一日藥舖來謂曰屢問先生鄉貫親

此漢方今
不易得世
降人降浩
嘆々々

奇文與奇
人相稱使
讀者傾想
不已
私菴曰道
菴靈府酒
然不存點
垢是土木

戚而不告今先生疾恐不起願招親戚俱視之且謀
後事呈一簿曰乘除出入有餘金若干請得所歸付
道菴掉頭曰吁否々我弱喪蓬轉不知鄉貫久荷厚
意今死汝手實奇因緣也且暮之人何有於金目不
寓文簿後及是事不答及死僧正為導師竊之其先
兆之側云嗚呼世人之於名利耽々逐々虎視肉蛇
逐蛙不獲不已滔々皆是道菴業賤術而靈臺灑然
於名利如附贅懸疣然其高風遠韻足以盪鄙汚躁
急之疾况其所為終存於濟物則其心之懿美為何

外金玉內
者亦莫非
濟物之仁
者矣今得
椽筆而潛
德幽光永
傳于世誠
可喜也

青木錦郵
曰斯人難
得數語可
為小影華
々通真

如哉嗟呼道菴其進乎技者也耶
河本正安傳
河本正安諱一字貫之通稱正安幼名杜太郎後改
豐原邦之助越後魚沼郡十日町人家世業鑿父屬
妹夫尾臺良作受業正安磊奇爽亮有志氣勇於義
淡於利素不欲以醫立身遂寓學予塾矻々攻經史
披誦至於會心處則反復朗誦不覺拍案但會講間
動輒軒聲成雷而及治亂忠姦之語入耳則遽覺舉
首信然論難口角噴沫鼻端發火弗窮弗已瞠光爛

又曰愛才
之意
也

爛聲動四座既而忽然復睡恒慨皇運不復談及于此也嘆吁痛憤泣涕連如又甚惡洋客曰是我蟲賊當軸誣奏壹聽其固求豈非咄々怪事哉每聞其驕傲之狀勃然忿怒鬚髮磔豎戟手而詈々極而泣殆如不欲生者矣嘗曰戴茲天履茲土茹茲毛者尊王之念不可不存報國之志不可不立若或畏首畏尾蓄縮不奮非夫也其轉喉出口皆為時所忌乎生詩文靡不及尊攘之事者矣予竊危焉戒且喻曰匪舌是出維身是瘁盖今日之謂也守口如甕何不

又曰其情
意可憐
是其所謂
難抑過者

猛省正安俯伏懺悔自訟自克已而亦復然人以為狂予一日嚴戒曰弗改逐之惶懼謝曰誠然弟子量窄識暗苟有撓觸血氣憤騰不能抑遏數背雅訓自今以往銘諸心肝奉焉以旋嗣後或及時事唯拊膺垂淚而已矣夜間獨坐有時乎忽然痛哭或拔刀擊柱剖案人莫揣其意矣夙慕林子平山縣大貳高山彥九郎蒲生君平為人談話其事終日不倦曰予後其人々々先予不得與之論心事洵為可憾已矣恒好誦高山氏傳及胡銓封事文天祥正氣歌自奮曰

黃山曰書
生所愛莫
如書而今
鬻以易刀
坂下之事
已在乎壯
衰矣

嗟呼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且泣且誦後學刀法于
伊庭某日執仗上場演擊數十合氣索足廢已而再
起取對之盡而後已每先眾而往後眾而退隆寒酷
暑疾風暴雨未嘗少廢以故未出歲超先輩乘之伊
庭氏感稱欲與印可謝曰奉君父之命而學者得此
以證造詣如僕唯欲以護身何有於印可况乎未能
自信敢辭伊庭氏悅嘗謂吾刀鈍矣難應緩急乃鬻
書及衣物以買之時以拔而注視曰不折不撓可以
斬姦誅邪矣已而有櫻門之事喜不自持曰快天

又曰好調
謹
錦邨曰信
是古人之
交今人或

下形勢將自此變矣皇國正氣將自此振矣然而
當塗者繼大老之志述大老之事黨類盤結形勢依
然正氣茶如也一日與同學論時事赫怒拔刃逼之
於是責讓逐之不知其所往也曾賃一敗屋而居窮
甚因沽藁困相屨持而鬻之人皆笑無買者忿恚盡
投諸吳門外濠浩歎立會久下玄瑞經過怪問告之
故玄瑞曰彼浮游者是歟拍手大笑曰有迂如子者
安保為屨而不為蕘乎宜矣不賣也伴而歸邨分食
而食之剥衣而衣之後予聞之玄瑞之云玄瑞菽豉

為之跡是
而心則非

贊山曰其

容其語當

時狀態宛

然

慷慨奇傑亦不屑鑿者向在予塾正安之密友也一日良作季子文造遇正安于柳原摩頂曰佳兒未幾而見突而長能事父師勿有如正安也慘然含淚已而笑顧指笑峯曰吾名將在于峯頂矣居數日與同志要擊老中磐城平侯坂下門外侯負創委頓道正安揮血刃逐之幾及從士遮圍擊之健鬪而死是文久二年正月十五日也初大獄之興也幽景山公及尾越土三侯蟄青蓮王公卿坐免者如干人捕公侯臣及市井草莽有志者數十名鈇槍護送輓車相

望囹圄為噎酷吏冰意鍛鍊羅織以流斬猶且忌清議將一網打之竊命松永半六錄其名居未及下手有櫻門之變半六惶遽喪魄自屠櫻門糞舍其名簿在懷者流傳遠邇人莫不愕愕切齒焉尋而掛川鯖江二老罷於是權專歸于磐城平侯一壺繼述大老之志姦邪之徒爭供其驅使此正安之所以有斯舉也時人曰櫻門之舉雖為天下誅大姦而其人皆水戶臣如坂下之徒則純乎絳衣于櫻門有光事雖不成侯以罷爪牙以折於是乎局面一變正氣稍振人

又曰正安
可無遺憾

含淚稱道之正安之名果在于笑峯之絕巔矣向
之為狂為妄者謂吾儕凡劣彼將啞然大噱天上今
也天定而勝人皇運維宏復于七百年之舊死者
而有知正安之徒必將抃舞欣躍乎地下焉死于坂
下者六人曰平山繁義曰小田朝儀曰越智通桓曰
黑澤保高曰高島胤正曰河邊元善々々則後期屠
腹菽郎縛死獄中者三人曰石黑簡齋曰橫田昌綱
曰兒島強々々宇都宮人傾產資給同志約留以
經紀後事其病于獄毋攜婦來竊與國雅且勵之曰

箕山曰酸
鼻々々有
此母故有
此子

為國殞命為汝素志予知含笑入地有兒如此吾將
何悲而吾老矣見汝重泉亦非遠也強々已死尋以
暴疾歿遺言寔于強々塋側母名益妻名操皆能國
雅有人輯之上木亦足以概其志焉正安有詩文數
卷死之前卜地理之云後數年玄瑞殞命于京師田
中中村一智下總竹內哲戰于常陸哲兄廉死王
事于信濃皆予之所卯而翼者追想平生淚泫然嗟
吾老矣今而不記之其心事將湮沒乃序次傳之夫
登巍閣坐夏屋者誰不驚其宏壯峩峩矣而其下必

有數十百之石以為之基址者焉人之於功業亦然
 向皇運之衰痛思痛慨疾聲大呼罹罪苦膏石銘
 而不顧在當時則人謂是孑然一憤士殺身何益今
 屬維新沾皇化聖主之懿德雖則然豈亦非彼
 孑然一憤士顯骨累為之基址哉此予之所以憮
 然乎一憤士也
 青木錦邨評讚語堂氣格甚高真為凌烟景福
 之觀所謂宏壯崑崙四字可移以評高文
 竹內棟傳

箕山曰
 氣雄壯
 死子國

竹內棟字隆卿通稱紋五郎後改廉之助北總葛飾
 郡小金驛人父貞吉早歿與弟哲次郎從予而遊又
 受刀法千葉氏棟受性沈毅志雄氣驚不事生產與
 哲俱悲皇運式微憤洋客驕縱每托腕相語曰洋
 客蠱賊姦吏國蠹相耦以壑傷皇國天子聖
 明屢命幕府拒絕姦吏偷安遷延不奉詔三百
 諸侯亦置之度外士氣委荼奈邦國珍瘳何苟有
 奉若聖旨唱義天下者我不敢後于人軀命管削
 非所顧惜也因泛索志士與此締交與真田範之助

事可謂善
復言者

莊司辨吉蛇口保太郎最相善皆子葉氏之徒亦抱
杞憂者也及水戶武田立原等帥師屯小金以建言
納言公見棟大喜激賞曰草莽間亦有若人乎又與
範等往來于大平筑波見田丸藤田等論志謀事哲
從安戶侯赴水戶及侯自又至鹿島與新庄侯兵戰
死于大船津棟坐焉而縛歲餘被放猶且錮于家於
是戚族規諭曰人各有分今汝之所憂所謂以隣人
之病為己頭痛之類自汝父之逝母氏幹理家事鞠
育之勿拮据之勞非人所耐也待其成立猶農之於

秋而二人皆不事生業哲死汝縛重憂母氏自今以
往盡改志以安母氏以償前罪棟俯而泣皆謂懲忿
必矣而棟竊以為幸舉二子可以養母氏矣向有
密旨錄志士奉之賤名誤污宸覽則不孝之罪無
所遁焉已而聞薩人將有為與村上四郎伊藤立馬
等往而投于芝郎四郎後改稱相良總藏庄內侯以
幕命來攻乃與總藏等脫圍駕船遁至于京師改稱
金原忠藏會天兵東伐因與總藏俱屬中山道總
督綾小路世子為之先鋒及至碓氷嶺下有命姑

錦邨曰與
宇津官兒
島強父母

班師土寇名以偽勅使乘夜襲擊時我兵寡少棟奮
勇督戰而仆招腹心某曰予之死于賊命矣雖然予
必知皇運之復吾含笑入地耳丸中要害不能自
刎請亟斷吾元而埋之勿使賊獲且報狀母氏送二
刀于二兒以為遺念某瘞首走北越途而見殺以故
埋元之地及刀所在皆不可知也棟之心事如此而
以違節度不被賞信人丸山久成亦所共謀事者也
上疏請封其墓得允別建碣嶺下招同死者之魂如
千人而俱祭之人弔母氏々々曰人誰不死惟恐不

同一般賢
巾幗得高
其名下不
朽不幸之
幸矣

得其命二兒心事雖不成皆死于國事庶幾得
死所矣况棟之名達于九重之上死有餘榮豈無
遺憾也二人之事世鮮知者因叙而供史料

中村太郎傳

中村太郎諱一智世仕田中少而聰慧從予而游夙
夜奮勵研鑽經史詩夙入格尤善楷書受性慷慨嘗
傷皇家式微甚惡洋客侵欲無厭與世秀久坂元
瑞河本正安交尤厚時々聚首論志動終日而不已
嘗與盛岡下田三次寺田末次俱遊安房聞空戶侯

赴水戶兼行馳至則侯已發設關譏訾乃變服書伏
宵行東西迂回經十餘日至玉造事既敗矣初
朝廷屢詔幕府絕洋交當塗者託事遷延不果及
水戶納言公入朝帝親賜節刀以促焉姦臣等
阻之其臣武田耕雲齋藤田小四郎等惕悚數諫市
川朝比奈諸姦多方支吾誑誤納言於是乎小四郎
等憤激唱義大平耕雲齋提兵三千次于小金以數
申前議宍戶侯盡力贊之公乃遣侯解朋黨合內外
苟有梗焉者噬而噓之歛以金藩之力有所事有志

者多從之士氣大振市川朝比奈等矯公之命嚴守
備煽士民勢力嚇甘言誘國民大半應之使君側臣
讒誣曰侯與耕雲齋等比將危社稷上變幕府請援
乃發十餘藩兵參政相良侯督之躡侯而發侯至傳
命拒之曰公有命侯獨入如二田徒不許侯欲入衆
危從而入發砲禦之侯退時幕兵環遶旌旗林立侯
大駭異欲見參政々々諱將歸報狀已發姦徒貨幕
吏戶田某以大夫人之言召侯々臣小幡某固諫曰
是姦人詐術勿信侯性恭謹甚重宗家遂回鑣果墮

隔阡謝從者曰姦邪誤納言々々誤幕府是舉也不
特為宗家將以為幕府此所以與卿等謀也何敢校
幕府哉今人盛而勝天唯有一死以明無他焉耳卿
等自愛候天之定乃退而自及二田之徒潰圍而走
終死敦賀與同志俱抵于鹿島凡六百許將以航橫
濱求船不獲會二本松棚倉兵來圍眾決死太郎與
櫻山池尻等謀謂眾曰不幸事不成豈無死所乎苟
得死所事端由以開勢不得不全國繼之廢幾遂素
志矣在今日我儕之命其重山嶽不啻徒殞命狗鼠

箕山曰義氣烈魄耿
感人神茲
數句宛然
太郎寫照
又曰可謂
從容就死
不耻古烈
士蓋研鑽
之功矣

手淺矣自視也蓋各盡所盡死所死自靖獻聖主
乃亂大船津抵延方敵躡而迫擊卻之竹内哲等力
戰死至此隊令眾散各死于各所太郎及末次數輩
失路被捕殞命于札附村土人曰太郎之臨死也曰
成敗天也但憾心事不了入重泉吾魂必不烟消霧
散異日能有奉聖旨膺懲我夷者則吾必將挾迅
雷乘暴颶以鑿真虜矣問名笑曰下總船戶處士中
村太郎賦絕命詩朗吟受刃年二十一祖父一儀嘗
任稅使于北總船戶廉而惠遺愛存焉太郎生于此

當時或有唱尊攘者亂賊擬之所以沒藩名也

松田和孝傳

松田和孝字某通稱東吉郎福井人其先出于甲侯武田氏世食信濃松田因氏焉後仕福井安政甲寅幕府命諸侯備墨艦藩戊品川設大礮十數門和孝與焉曰是為都咽喉碎艦在于此矣奮躍以待時年十八丁巳補黌助教始從桑名小野氏而學和孝恒好讀靖獻遺言小野氏謂曰文天祥方孝孺皆為純忠而學孝孺不如學天祥和孝以為然因竊以天祥

自期後執贄于予專攻經藝咨問其方予謂學在實踐躬四勿顏子也日三省曾子也所貴於讀書者以為天下用耳於是益自奮不事詩文恒誦朱文公語曰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率先而風勵是以一時生徒雅飭慥々爾侯召而褒之每獲佳書騰寫奉之及明良之事經輔之術凡有異聞必記以獻又數上書獻替侯能納之和孝外柔謹而內剛毅慨然憂時而其發言必翼恒厭大聲壯語賣勇者其所交橋本左内日下部伊三次櫻任藏之徒皆以正議罹

禍者也。和孝之死，當時秘其實，能知其心事者鮮矣。予特聞焉，因叙吾所耳目而傳之。初，慎德公季年，墨人闖入，強請貿易，不恭甚矣。幕府徵策諸藩，福井侯時年二十一，以為豕蛇，何厭請焚府，下為戰地，膺而懲之。人稱其壯圖。會公疾隱蔽，不具聞，尋而薨。溫恭公立，洋船交至，國事頗艱矣。公已逝，強而無嗣，且善疾，眾甚危焉。輿望屬一橋黃門公尾越。二侯取眾議，曰：黃門賢且長，宜定儲。貳彥根大老意在子紀侯，謂立儲例當論親疎，不論長幼。時威柄歸大老，諸官仰

其鼻息，滔々阿附，無有論駁者焉。二侯謂紀侯雖聰慧，然尚幼，冲以難，故立長君。古之良圖也。今屬有親疎，誰非照祖之裔，不如權宜立長，以鎮物情。猶何照舊例，只耳相接，人心洶々如也。會有洋使至郵驛，進奏水戶景山公聞之，駭異。朝曰：果然是輕。天朝為不敬大矣，速追而還之，更擇重官。奏之尾越。土三侯尾而朝，請謁大老，阻曰：公不豫，強請弗聽。三侯陳採輿議，亟定儲。副安人心之為急，務大老堅拒曰：此誠國家重大之事，非親藩所容。喙反復論難，竟弗聽。

遂託事幽景山公及黃門廢三侯坐黜數輩迎紀侯
為儲以發溫恭公之喪越侯蟄之明日和孝至大老
郎呈書謁者拒卻強請弗聽去自後門入適遇熊谷
某為篤知因出書請曰寡君廢黜係於冤枉不堪悲
憤幸呈旃某論曰大命已降奚得回之母乃輕朝憲
抗重命徒足以累侯且貽戚於二親請止和孝曰君
辱臣死今寡君之為辱大矣是予致死之日也抑吾
藩祖以二世將軍之兄照祖班之宗首以藩屏幕府
則事之重大不可不干預卻洋使立儲副事莫大焉

宗陰曰切
當真是頂
上一針
又曰言出
絳哀巧拙
非可容喙

况今中將賢哲眾所知憂國切擊焦心苦思寢不安
食不飽而讒誣廢黜豈止中將之不幸又國家之不
幸也一念得上達蒞醢我所甘在今日不得不先君
後親貽戚二親吾將奈之何况乎二親之意固然某
多方慰藉卻書和孝憤慨曰寡君一以祖先之心為
心而貴藩之君獨不以祖先之心為心何哉且利劫
儲而擅權寵欺天朝以和洋人天下後世其謂之
何子其弗能救乎不知平生所學何事侯吾雙也子
則非吾友也乃賦詩曰一死報恩猶有恨七生敵愾

苦辛長淚簌々下某感嗟受書懷之曰平生視子事
親愉婉如執玉今移以為君果不負所學子豈敢不
盡力因謝歸弟誠之欣躍出迎和孝拜父母吉之故
且泣曰不圖再侍怙恃其出家門也具諾心事誠之
々々請與俱掉頭曰否々吾死于君汝孝于親苟不
失忠與孝以奉庭訓庶幾足以少慰二親歎飲泣而
別於是且喜且嘆明相過吾廬語其狀嗟乎四藩之
臣不下數萬而踏義殞命欲以雪君冤者不知有其
人否又未知有繼焉者否若和孝可謂能守其所得

矣雖然義可以感君子而不可動小人今大老威嚴
彭如觸之何異羽之試炭更思其所為尋而大老與
大獄使老中鯖江侯如京師幽親王黜公卿縛公
卿之臣至于市井草莽數十名下之圓土皆憂國志
士也詞語相連抵罪者不知其幾酷吏承意羅織以
濫罰之於是人々跼蹐道路以目凡罹黨議者雖親
故猶且避焉藤森橋本日下櫻日下部之類和孝數
往慰孤寡如身遇艱厄者既而幕府有命夜徙老侯
于靈岸島邸和孝危怕潛往待駕吳門外遇龍直與

堤正誼皆密友也。施從護馬和孝之自大老郎還也。禱雪寃深川八幡祠。又攀接當塗訴枉及無一所得。竊欲有所為。屢謀之。其友久坂元瑞曰。曰時未可。子姑俟焉。瘳思幽憤結。輻成疾。一日來語曰。莫赤非。狐莫黑非鳥。嶮々缺。瞰々汗。天下何所底止。而今形神慘瘁。心事不遂。宛廢死牖下。死有餘罪。嚙歎而去。後數日。伴誠之拜八幡祠。奉書一函。默禱久而還。為母氏按摩折肢。曰。兒不謹致疾。負固極之德。愧林鳥實多。淚與言下。母氏慰之。令就寢。明日。升未起。母

又曰語々

又曰所謂

愉婉如玉

者雜瑣事

所以錄之

氏往視之。決肚而死。是為安政己未六月二十一日也。年二十三。侯愍惜。賜賻且慰。二親中根雪江哭而慟。曰。噫。喪藩一賢。悼之非私傷也。和孝之忠。可以概矣。和孝死之明年。有櫻門之變。後二年。有坂下之事。於是乎天下局面大變。侯再起。任事。嗟乎。和孝之靈。其含笑地下也。夫予嘗讀福井侯行實。所記起十三歲止。十八九。屢々二十簡。許心竊偉焉。謂善克而成之。為鷹山樂翁不難矣。嘗聞有臣五人。贊翼之。曰。平本某曰。天方某曰。鈴木某曰。淺井某。其一則中根雪

天山曰余

之遭厄旬

日或無定

音惟和孝

源々來問
厚誼不去
心常欲作
小傳老且
病不能立
筆幸有高
文得心事
明晰足垂
不朽矣

江也而今也雪江獨存侯作神主每朝香花以謝其
勞後加橋本某云未知今又加一人否抑人誰不口
忠孝而能躬之者天下其有幾使和孝在今日乎則
予必知有復續行實之後矣雖然予之惜和孝不特
為一藩國也

櫻任藏傳

櫻任藏諱真金原氏小松寄有故改相良芳太郎後
又改稱櫻任藏常陸真壁郡真壁邑人家世業方伎
任藏慷慨卓犖志大才奇欲以功業顯天下不屑為

龜谷省軒
曰豪傑本
色

又曰寫得

鑿幼時兒輩相聚各言其志曰為豪農曰為巨商任
藏嗚喩曰何志之小我則為夜客魁以黨夥所擱撒
與窮困者豈不亦快乎皆驚吐舌其豪膽傑氣類如
此及長從藤田彬卿而遊不梳章句不攻詩文研精
經濟好讀熊澤氏之書居常傷王室式微慕高山
氏之為人水戸哀公之薨無嗣藩議多欲請嗣幕府
彬卿等謂兄弟相及禮也况兄弟與望所屬乎因與
同志謀欲陳情幕府以立景山公任藏慨然謂儕輩
曰事之成敗先生死生繫焉今恬然坐視在三之義

惡在請執屣履以從供其指縱衆相視未答任藏張
 膽督目極論弗已彬卿聞之感嗟曰好意々々雖然
 機事不密不成今日我猶畏吾影果然祇足以害事
 請止時年十六七矣其視義敢為亦足以概其人焉
 既而公立黨派目以分姦人之視正士如虵蝎異日
 之鴻害巨患蓋胚胎于此任藏抵江戶博訪名士見
 尾藤水竹藤森弘菴松本寒絲關藤々陰等慷慨論
 世言志氣義契合最相親善後及公罹讒貶廢坐蟄
 者頗多彬卿亦在其中任藏感然謂藩之盛衰關於

又曰本色
 後露
 又曰不苟

天下安危矣况吾師亦坐不可不救也因憂慮奔走
 遂以釀疾殆將失明焉墨黧之始至也糾合同志將
 以有為公之再起參廟議藤田戶田二氏出而輔翼
 之任藏竊與而有力焉先是任藏賃一陋屋于根津
 而居窮特甚為人傭書妻教寫字以濟朝夕一夜過
 茗溪更濺無行人見少女拾礫袖之疾行問故泫然
 泣曰不堪繼母苛虐將投水任藏慰喻拉還請女之
 父為養女借財嫁之乙卯冬江戶大震死者以谷量
 任藏舉家號哭隣人練水平兵衛大驚馳往皆無恙

哭

怪問曰昊天不予斬伐黎庶慘莫大焉明日盡鬻書
獲十餘金訪比隣罹禍者人與二方金不留半文錢
也會公徵書至一貧如洗平兵衛為辨刀與服特旨
賜米二百五十苞別五十苞之直比隣喧稱曰是陰
德之報先生自此富矣而任職則曰豈亦天使予繼
惠者也歟平兵衛米賈也因託以眷之平兵衛感嘆
曰果然乎請為捐其眷資急募人春之隨春隨施亦
不留斗升也任職仰止公崇德久之至此益感激竊
誓報效云此二事予聞之平兵衛義子允緝々々曾

又曰好詩
而為

從學于予者也藤田戶田二氏以是震災歿內姦與
外姦相結公遂再值譴責任職憤慨百方運籌以訴
其冤誣尋而大獄興兇焰煽熾凡立一議畫一策者
將以一網盡之任職跼蹐晝伏夜出避之無地過予
告別曰將赴京師以有為時洛外設關誰何任職變
姓名而入謁一搢紳陳策大奇之欲急從事任職曰
否々宜徐々耳歸浪華獲篤疾及大漸精神毫不衰
端坐曰心事未了齋志入地蓋亦命矣因賦國雅曰
故鄉乃夢波丸雪爾碎加禮互枕爾殘流松風乃音

又曰俠氣
躍々鬚眉
生動而水
藩治乱大
要具焉非
老手誰能
辨之

披華朗吟而暝是為安政六年七月六日也嗟乎任
藏志大才奇而時命睽違不得以功業顯天下終身
佗僚以客死可不痛惜哉而齷々之徒或吹索騰毀
者不寡也要是識小德之出入耳夫喬松老栢雖礫
而多節目苟足任大厦之用則予必知匠石之駐足
而厭觀之任藏決非彼曲轅之樹矣目叙所聞而傳
之
久坂通武傳
久坂通武諱誠後改通武字實甫通稱元瑞又更義

老谷曰先
提其人品
以下參錯
照應

助秋湖江月齋皆其號世以鑿仕萩侯為人忠毅端
亮有偉度音吐如鐘氣岸甚峭而接人欣薰寬恕能
愛才容衆每聞忠孝節烈之事稱揚不容口至泣下
幼喪父兄不屑業醫從藩吉田矩方學矩方夙傷
王室式微惡洋客驕肆慨然常以此為言通武篤信
之他日報國之志實根於此矣矩方亦愛其才每
數後進俊秀指先屈通武後配以女弟通武欲審海
外事入藩博習堂銳精讀洋書年十七遊鎮西又歷
山陽東海至江戶所過審山海形勝訪諸藩政教泛

尋奇節才人與締交歲餘而還年二十再入江戶日
親洋客益猖獗憤鎖攘遷延自奮誓有為焉因審思
曰西洋之學止於利用厚生益神智成偉器何如經
史於是伏羽倉簡堂與松浦知新俱入予門矻矻攻
業手不廢卷其作詩文奇思涌發往往驚人嘗曰邦
人而無尊攘之志匪邦人也與川本正安松田和孝
穀軒曰字中邨一智及兒世秀氣義相投嚶嚶言志互相礪磨
得如見其或與論時事張膽決眦眉軒而袂舞動達且而後止
人
夏月予曝衣衣于風簷通武擇之踞榻左右顧眄廟
老谷曰瑣

事直叙却
是傳神之
筆

聲疾呼為大礮碎艦之狀又踞躍曲踊為殺獲之態
曰膺懲之功已成矣快々正安知新之徒拍手曰好
々吾亦何後於子傍人多笑以為痴迂當是時四方
唱義者頗多及井伊直憲為大老使老中間部詮勝
入京師以青蓮王與外人交通奏幽之別宮併廢置
攝關捕天下志士五十餘人矩方亦與焉遂起大獄
鍛鍊羅織派斬數十名威嚴薰灼人々跼躄而箱口
正議蕩然掃地矣既而有櫻田坂下之變通武大喜
踊躍曰局面從此變矣文久四年年二十四與山陽

譚敘書餘什

荒

南海西海三道有志士俱入京師欲有所建議著田
瀾條議一篇以辨當路淑慝時萩侯父子以朝命
迭覲京師與薩土二侯謀議欲明名分立國是使天
下之士知所歸向天子嘉之特召世子元德授以
密旨世子乃拉通武至江戶與幕府諸大臣議通武
贊翼甚力久之不決通武嘆曰肉食者不可以口舌
爭也時洋客皆聚居橫濱通武因欲焚巢窟啓戰端
死以待有繼者與高杉東行謀而行世子聞之大驚
怒馬追之及于大森謂曰家君先天下唱大義吾又

奉密詔而來其為事重大汝輩為心腹矣為股肱
矣而今輕舉暴動棄寡人自投身水火大事去矣淚
簌々下通武等亦泣頓首謝曰臣識量短淺祇將累
二公死有餘罪自今而後唯命之從乃還居數月世
子不能得要領而西歸通武請而留初幕府為英人
築館殿山頗極宏壯通武謂是為江戶要阨不可使
彼占據一夜往而焚之人以為快而無知何人所為
者也通武久在江戶屢與水戶鹿兒島高知之士往
來游道益廣藩恐其獲罪遽召之還明年春通武抵

京師出入學習院又遊公卿之門常以煽正氣伸大
義為已任嘗見老中板倉勝靜及復極論詰鎖攘遷
延退嘆曰是為剝沐需血之日矣苟安如此不如直
訴之 闕下顧以一以陪隸欲動 九重叫狂瀾猶
蚊蟲負山天下之至難也雖然誠至精焯金石亦動
乃齊宿絕粒與寺島昌昭及熊本轟寬胤俱踵 闕
泣血抗疏以請列鎖攘之期伏地弗動世子時館于
嵯峨有人報之世子方食投箸起走告鷹司公公愕
然朝奏 帝感嗟急會諸藩議之以五月十日盡謝

卻洋人不聽以戰繼之 命幕府普告天下志士欣
舞各生敵愾之心於是通武之名隆々起矣世子速
歸築塞堡脩戰備以通武為馬關前鋒四方傳聞竭
屨至者數十百命曰奇兵隊通武帥以發屢礮擊墨
佛及蘭舶奮戰攘之有 宸旨賞其功藩褒通武擢
班之大組兼參政頃之賊戕如小路公知于塗公知
在縉紳間最為雄邁嘗與三條公往復謀議以贊成
鎖攘者也通武得報大愕曰 朝議其有變歟乃星
馳探訪形勢果變矣吉川經幹益田親施等亦相尋

而來通武與之謀欲回廷議焦心苦慮莫不周匝
至八月十七日夜半奏議視三條公以下十一人
之職停參朝先是徵兵諸藩守九門款戍在堺門
至此邊罷之逐洛外鎖九門更令薩會諸藩分守乃
退屯大佛欲有所控訴會流言至涌關都荷擔而立
柳原光愛宣詔諭而去通武等百方令疏弗聽遂
留書奉三條公及公卿六人西歸於是藩人危懼黨
立派令竟與墨蘭和通武嘗謂鎖攘固發宸衷而
撓阻至此得無有梗焉而隔者乎是猶願中有物不

噉何能噉明年六月遣吉田稔麻呂杉山松介會熊
本人宮部鼎藏高知人本山七郎于三條旅亭將有
所為有寇來襲擊皆力鬪而歿時稔麻呂以事歸邨
聞之曰必更來圍吾邨矣乃赴戰殺傷數人而死報
至大夫福原元佃國司親相益田親施不勝憤慨各
帥兵而抵京師與通武相謀分軍于嵯峨伏見天王
山通武偽稱抄野三平居中崎志士潛來屬通武者
甚多通武虔禱石清水祠作萬死血誓書因老中稻
葉正邦奏之為二公訴冤併請申鎖攘之詔亦格

而不上通武瞻印。北關折膺。慟曰：我二公蹇，不有其身，首唱大義，為鎖攘之魁，其忠誠足爭光三辰，而雲霧翳蔽，一至於此，歟！今日之事，唯在犯萬死，回聖旨，苟赤心不達，則粉壘以報國而已矣。遂以兵五百潛入，鷹司公郎將尾從其世子輔政，親拜黼坐，以哀籲之。會福井彥根、桑名兵來圍通武，奮鬪卻之。將進入華洞，薩軍來援，三藩兵勢再振。銃丸雨注，敵放巨砲，火郎通武踏猛火，冒烈燄東西馳，驚督勵將士戰甚苦已而飛丸中其膝，通武知不免。

又曰一結
萬鈞非此
不能收全

退入廳，以小刀抉膝丸，送至承塵，戛然有聲，登樓四望，顧託後事於入江弘毅，且曰：圍已合矣，其去宜邪？施而行，授以道塗，所由徐々降盤礪，而禮取鏡于懷，照顏微笑，刳腹而死。年二十六，實七月十九日也。須臾舉邱盡燬，有人收通武之骸于灰燼而葬之。通武已死，伏見嗟峨，天王山諸軍皆既敗，三將收殘兵而歸。明年十一月，幕府以其興師犯闕，討之。元憫等自裁以謝，五年而有伏見及東征之役，秋侯與焉。皇運以復矣，而維新之功，世推長薩為稱首，恨不使

譚敘書餘下

三

通武見之也。已通武無子熊谷令楫取素彥為之姪。情好亦最密遂使次子某承其祀嘗謂通武有遺書數種皆剗心瀝血所注讀之亦足以知其志豈可湮滅哉。因次第校刻傳之使予作傳附焉。顧通武之事重大且當時所忌故逸事極多矣。它日搜問將隨補之。

野史氏曰 本邦祿去公室政逮武門名與實判人不沾被 皇澤者七百餘歲矣加以邇年洋舶四集輿論騷然 皇上屢有鎖攘之 詔而阻格不行於

又曰妙喻

是乎志士不勝痛憤嗷々叫號以犯法憲屠戮放竄者不知幾十百人也。然猶有相繼而興者遂能轉剝為復變否為泰名實再合得復其舊雖云 聖上威德有以斡旋于丹宸之際彼志士仁人碎首齧身奮而不顧者豈可不謂與焉有力乎哉。今夫巍々之山其下必有卷石之聚焉汪々之水其上必有勺水之積焉若曰是硜々頑石耳曰是涓々剗水耳豈為知山與水者哉。通武奮然詰當塗之摸稜失機又齊宿絕粒抗疏 闕下及其扶肉去丸屬人以後事從容

言古書錄
自屠其精魄浩氣凜々照灼天下後世雖古節烈之士何以尚焉使之在今日或將陟崇階贊治化矣然而一卷石一勺水之用而止豈可不惜也哉顧當時靖獻之士生受豐賞死列祀典通武則以首蹠血輦下獨不得與焉洵可憫也噫正菴死于坂下一智死于鹿島知新自刃于粟田山和孝自刃于家兒獨齋志病死牖下他日將拮拾遺著以狗續通武集後靜夜幽獨追想其嚶々言志之容探甲踊躍之狀宛然在目而今也則亡矣哀哉

木原老谷評有照應有起伏條理井然而元瑞英烈之氣躍出於楮墨間有是傳以傳後猶不愈於列祀典乎

紀孝子須田傳吉事

上毛前橋有孝子曰須田傳吉家號白子世服賈事為人溫厚謹恭有至性薰欣承意如執玉然平生凡百鎖事必白而受命未嘗自專也闔鄉感激不容口領主松平大和守聞之賞賜至三回及親沒悲慟數絕思慕之極製木像日夕拜跪有事必告不異生存

言古書錄
之日也且日往香火其墓哀號如初喪或有疾病事
故而缺之則後必補足之終身不一缺矣領主感嗟
曰是人瑞也又賜物賞之人至今稱道不衰今茲四
月予浴伊香保信宿前橋土人多來訪一夕搜問忠
孝節義者坐有坂宗寬者話傳吉之事嗟乎世之能
養口體者猶尚如晨星况善養其心志乎况死後善
竭思事木主且拜其墓終始不變如傳吉者予未嘗
聞而今始聞之可不謂人瑞哉夫孝為至德矣為要
道矣苟其本之不立典常廢而九法斁以故維新之

日孝子順孫之達置宸聰也必旌而表之可謂扶植
綱常者至矣使傳吉在今日予必知為其賞首惜哉
因剪旅燈記所聞速盛郵筒以示兒孫及二三門生
云

紀義猴事

東京谷中善谷寺坂有業種樹伊三郎者畜猴甚慧
能解人意鍾愛有年甲戌春伊罹疾頗為崇患請治
信夫尚貞每往診猴必踞侍甚有憂色與物不食如
諦聽二人之言者然尚貞竊異焉已而伊歿猴悲號

省軒曰五
獸好典故
舉之以證
義猴之不
虛

哀慕不離。極欲自經者再矣。家人驚愕。慰喻之。猶且
絕粒。及至葬。失其所在。多方搜索。得之牀下。以繩繫
縛其喉。兩手握其端。而殮。因窆之。伊墓側尚貞弟文
則為縷述之事。甚奇矣。昔河南丐子之猴。吉州王氏
之馬。隆州陶氏之象。宜興農夫之牛。武林鰲婦之犬。
皆能以義報眷養之恩。好事者記而艷稱之。今此猴
之殉。其主義足與彼五獸相輝映矣。是獸而近於人
者。嗟可不感哉。鮑宇子曰。方今情義衰薄。人之於其
主。禍福利害。不徒置之度外。動輒曰自由自主。騙詐

又曰滿腹
感既借義
猴以發故
文勢滔々

百端陷之。艱阨自以為得者。往往而有。君臣之倫。庶
乎絕滅。豈無耻斯猴哉。夫風俗人心之於國。猶人之
於命脉。世之旺。瘁。關焉。祚之修短。繫焉。五典之不從。
四維之不張。國何以望其隆昌哉。嚮 鑿輅之始。東
辱差使。納金幣于赤穗。義士之墓。以稱其鴻節。盛義
尋新築楠公祠堂。新田氏菊池氏之類。有追褒之典。
可謂崇尚忠義。以扶養命脉者至矣。往年有妄僧作
楠石論。極口詆毀之。以其害名教。幕府加之嚴譴。火
其書。頃日或有以楠公殉難。比僕奴之自經者。亦妄

如堤之決
不知或以
為過長

諸葛武侯二人終死于非命當時以為天譴學者之
僧之類無乃輕侮 盛典乎唐人賦詩作論以詆毀
於言豈可不謹哉

門人

尾臺 武原田 紀

校

西澤春坪 肥田野節

譚故書餘金陵文抄坤之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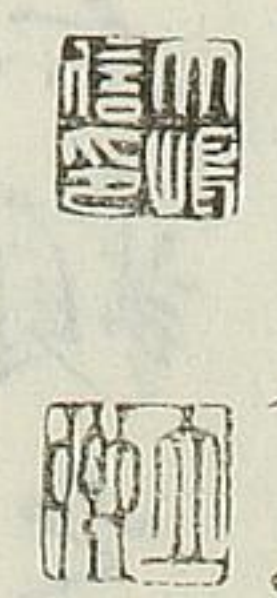
蓋先生為人忠厚其文亦類之斯
著一出世之為人子為人臣為士
為婦者必將有所感奮興起則此
文之有裨于世教果何如也若夫
校刻其經解數部以定先生千秋
之月旦則吾黨他日之責也容首

肯而去。因次其言。

明治九年丙子七月

因幡 信夫榮拜撰

堯田大島信書



明治九年九月十二日出板御届
同 十四年三月廿日改題御届

芳野金陵先生著

出板人 田總兵衛

東京府 平民書肆

發兌所 九春

京橋區南傳馬町 壹丁目六番地



010190530596

